

想她,我的故乡

沈 鹏

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，我在家乡南菁中学读高中，来了一位二十多岁年青的教师李康序，他思想活跃，爱好文艺。有一次上课，在教桌上放了一架留声机，这可是个新鲜事物。同学们走向前面观看，又惊又喜。

接着，李老师放了几支曲子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。我很快大体记住了曲调歌词，在心中默念，又找歌谱，回到家里独自朗声歌唱。我喜欢这首歌含有多种复杂的感情，深沉的爱与淡淡的忧伤交叉着，具备多种色调、时空的变幻。那时期，我和大家一样，都以爱情歌曲解读的它。

我们班上的体育爱好者多，尤其热衷足球。我未尝不喜欢运动，但是自动招来的疾病和孱弱，造成身心很大的痛苦。运动场上我常是旁观者，弱者。我曾经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去“单双杠”做一些上拉、翻身动作以提高体力，但是难以坚持。

我的兴趣在文艺方面。找到顾明远、薛钧陶倡议办《曙光》，课余写散文，读新诗与格律诗。班上有不少同学喜爱口琴，组织演奏，不合我兴趣——我觉得它“俗”，更喜欢吹笛子和箫。多年以后来北京，单位里的手风琴、扬琴无人惠顾，成了我的“专利品”，稍有空闲就拉、弹，从来没人指点。还有一架老式的捷克手风琴不用琴键，用的是“按钮”，我在别处从未见过。

我爱好歌唱。初中毕业的时候，听高班的曹鹏指挥唱聂耳《毕业歌》，引得我热泪盈眶，立即记住了全部词曲，至今不忘。我参加过合唱，但更多的是独自在家唱自己喜爱的歌曲，勉强能照着简谱自学。

高中毕业时举办文艺活动，我登上讲台，唱我喜爱的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。在当时，这算是比较大胆的举动。登台讲我不发怵，此前我参加英语演讲、普通话演讲，都名列前茅。而这首歌唱爱情的诗曲，在当时相对闭塞的环境下，那个年龄的我，不免有些腼腆。终于，对音乐的痴迷，对诗歌的酷爱，让我唱出了“天上飘着些微云……”直到最后“枯树”“野火”“残霞”，要变调，唱起来越发艰难，但也提升了激昂的情绪。同班一位音乐老师的得意门生陈寿楠，认为我的“音色”好——什么是音色，应当是声音的色彩、色调吧！我自幼学书、画，隐约悟到它们与音乐的微妙关系，对后来的书法创作大有益处。诗、书、画、音乐之间的融合藏在潜意识深处，当付诸创作、表演的时候，自然上升到意识层面。怀素《自叙帖》中有“怀素自云初不知”便是。

岁月流逝，对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的兴味却没有减少，我偶尔在青年团的活动中登台演唱，但更多的是独自默念、默唱，慢慢地扩大、深化了对这支名曲的认识——

好心人提醒我在写作时千万不要把“她”误写为“他”。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由刘半农作词、赵元任作曲。一九二零年二人分别在英国与美国，都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和西方文化的修养。刘半农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，推进了白话文改革。刘半农首创的“她”，既是女性的表征，更有多方面的含义。

“她”当然离不开爱情。《诗经》第一篇便倾诉爱情，朴实无华。爱情至可贵，是人性最真挚的流露，最美好的境界。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紧密结合大自然，寄情于景，以景抒情，四个段落囊括“天上”“地下”“月光”“海洋”“落花”“鱼儿”“燕子”“枯树”“野火”“残霞”……贯穿着四季的流逝。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；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”（李白），古今共有的浩叹曾被无数诗人从不同的角度抒发。到刘半农那里，为着想“她”，把自己置身于时间与空间无限久远的坐标，与整个大自然融为一体。

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更是抒发对祖国的思念。作者远隔重洋，感染着欧风美雨，这时古老的祖国迎来了与封建主义决裂的五四运动，引进德先生（民主）和赛先生（科学），充满新的生机。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就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，渗透着浓浓的爱国精神——我们希望“她”兴旺发达，让每个公民保持独立人格，发扬人性，尊重应有的个性……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。先辈思念的“她”，超越时空而永恒。

怀念祖国，又如何能够离开家乡？不能设想，一个爱国家的人不爱自己出生、成长的地方，家乡的每一寸土

地，一草一木，一山一水，一砖一瓦，都牵动着游子的心，在家乡生活过的分分秒秒，都成为记忆中水银柱的标格。那永久的爱，有着无比丰富、复杂的内容，随着时过境迁而从各种角度渗入灵魂深处。可是千万不要忘记，爱与憎常常是伴随着的，在生活中遇到可恨可恶的事历久不忘，正因为爱得深刻真挚。

“赤橙黄绿青蓝紫，生我之时颜色死”——我在《自述》组诗开始落笔时，写下了这两句。我生之日，正与日本发动“九一八”侵略战争同年同月，随着年齿渐增，越发感受到那生活是何等的难以忍受。……我们逃难，全家挤在小木舟上渡长江，我们徒步行走，父母身上系着大布包，那是我们的全部家当生活用品。我们头顶上的轰鸣，是涂太阳旗的飞机低飞擦过。脚底下是沟壑、泥泞，路旁有和我们同样的难民艰难行走，有的过于困乏倒下了，也许是永久……

我当时先是在上海辍学，又入醒华小学二年级半，入浦东中学读一年初中，然后回乡进入南菁中学初二，直到高中毕业时独唱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。

教我如何不想她——在南菁中学的五年期间是我一生中十分重要的阶段。我真正学到那个年龄的青少年应该学到的学识。我擅长文学。学得不太好的物理、数学，直到现在也还起作用，我学到的与其说是知识大海的点滴，不如说是数理的“思维”，参与到文学艺术中融为一体，每有所得，便觉其乐无穷。

我和同学们各有所好，但是遇到日语课，都从内心反感。五十一个假名，记不住，不肯锲入大脑。那个外国籍的日语教师强迫我们背诵。背不出，打板子。可怜那位教师的祖国也早已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统治。

在中学阶段，除了文化知识，我学到最可贵的唯有爱国精神。有的老师上课时提到东北三省，边讲边流泪，使我们做学生的深受感染。有位陈昌言老教师教语文课，他国学根基好，性格幽默。有回上课，进教室一语不发，背着身子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大字：“亲日”，接着慢吞吞地说：冬天的太阳很温暖，夏天太阳灼热难受……黑板上的大字是指自然现象还是什么？

要我们回答什么，这作文怎么写，让每人自己去想，交白卷也无妨。走在大街上，遇到鬼子军，无论单个或小撮，我们都躲得远远的，装作不见。每天，我从堰桥家中经过高桥、中街到南菁中学，来回各两次（中间午饭），过着单调的生活。

故乡有古老的城墙，在通往南城的大门上端赫然有四个大字：“忠义之邦”，如此重大的荣誉，是明末二十多万无辜百姓抵抗三十多万清兵得来的。那场决死斗争持续八十一日。我曾见过“忠义之邦”四个大字缺失、残损的景象，为之心疼，我们多么需要让一代又一代的人懂得历史——爱家乡离不开对乡土历史的了解！

当时竟然还有不能走出“忠义之邦”城门的时候。我家有亲戚住在南城外，一向有互相探望的习惯。四个大字下面突然来了守门的鬼子军，你要出门，先搜身。过往的人大多习惯用旧布打包，里面装着各种生活用品，必须自动打开，一一检点。更令人发指的，还要向鬼子兵鞠躬。遇到鬼子稍不如意，还会被其打骂。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，遭到这般侮辱，今天的年轻人不能想象。视频上看到，千万不要以为那只不过是文艺作品。忘记，便是背叛！

我们全家宁肯被关在“忠义之邦”。不出城，是我父亲最好的选择。每遇节日，思念亲友之心格外迫切，可是保持人格，维护故乡的尊严更为重要。青少年时代的爱国爱乡之心就是在激烈的民族矛盾中养成的。

之后，我从南昌江西师范大学回江阴，略作逗留，便从江阴搭小轮轮到无锡，再从无锡转达上海。又经过两天两夜坐火车，命运把我安置到北京前门车站，紧挨着天安门广场——那是1949年10月11日，将近正午，划时代的开国大典隆重举行过，我们一批南来学子挨近天安门，听着空中持续的礼炮轰鸣，环顾周围群众熙来攘往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又陌生，充满蓬勃生气。啊！我们处于全国核心的核心。一辆卡车摇摇晃晃把我们拉到著名的风景区香山——这是我要长留的地方吧！

住下来以后，突然生出一个念头：

我离家乡越来越远，一千公里啦！我那时刚好十八岁，除了去南昌，再没有这般出远门。我从北京往南想，经过黄河，再到长江，在离东海滨不远紧挨着长江三角洲的地方，解放军于1949年4月21日从东起江阴西至九江的辽阔地带渡江。接着我想到黄山要塞炮台、兴国塔、君山、大街、南街、中街、堰桥、城墙、护城河、体育场，还有江阴鳞次栉比的商店、雕梁画栋的住宅……

我的故乡有无穷的魅力，与人谈起明末八十一日抗清，谈起吴国季札、徐霞客、刘半农等三兄弟，立即引起对方的惊诧，敬仰。遇到曾去过江阴旅游、访问的朋友，谈起美味的鲥鱼、刀鱼、河豚“长江三鲜”之外，总要谈到江阴的人文环境好，清洁卫生好，空气新鲜，水质洁净，老百姓乐于接待外来客人，刚毅又柔和。做江阴人有幸福感，无论是长江江阴或是像我这样高中毕业时唱着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告别故乡的人，都会从多方面、全方位爱她，拥抱她，思念她，发扬她一切美好的东西……它是得天独厚的，十二次蝉连“中国全面小康十大示范县市”，获得“全国文明城市”“国家卫生城市”的荣誉称号，被誉为“中国制造业第一县”。这座占全国万分之一土地的城市，有着与众不同的时空历史。

教我如何不想她——我怀着十二分的忠诚，向教育我德、智、体、美全面发展的城南小学、南菁中学致敬。城南小学离我幼时生活的外婆家很近。南菁中学138年的悠久历史，在全国罕有，人才辈出，遍及海内外，是江阴文化教育的一个亮点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才知道，城南小学是由我的外祖父王逸旦卖掉家产首创的全县第一所小学。王逸旦的胞兄王心农抗战期间担任过南菁中学校长（时为上海私立漱兰中学）。于是乎，我对母校的感情又浓浓地深深注入一份亲情。

正因为我对她爱得深，所以对她遭受过的不公、屈辱，也总会念念不忘。可爱的故乡，如今早已列为全国“首富”的行列。《教我如何不想她》的歌声，永远在我的心中回荡。

2020年10月中旬



风和水静

（国画）

王易霓

那些残缺都成金

明前茶

师徒传的绝密手艺，市场上买不到教授这门手艺的图书，小邓完全靠自己揣摩。

比如，茶碗口上整整缺失了一块瓷，必须先打磨一块形状契合的木胎“补肉”，然后在木胎上补上天然漆料。这一补漆的过程又要分三步走。第一步是用生漆调和瓦灰，让之后的漆面更好地贴合木胎；再上底漆和面漆。每一步都需要精细地打磨，难得的是打磨的过程中，手上的动作要轻快，没有丝毫的左右摇摆，这样木胎补肉

一个原本只有一万日元的粗茶碗，因为精细而天衣无缝的金缮修补，价格上升到五万日元，还深受藏家喜爱。在杂货店里做现场修补的师傅说，这世间有多少完美无缺的人生？有了残缺就妄自菲薄，可不是内心完满的标志。金缮这门手艺不是去遮掩残缺，而是有意识地突出它、放大它，让它成为伤口上长出的新花新叶，有这样的审美态度，你才会对不完美的人生生出感念。

因为在日本，金缮也是爷传孙、

自唐宋以后逐渐相沿成习，在婴儿诞生三日或满月时，必须为其全身沐浴，称之为“洗儿”，用以祓除灾邪，祈求平安。

诗人往往趁此机会形诸吟咏，白居易《崔侍御以孩子三日示其所生诗见示，因以二绝和之》其一云：“洞房门上挂桑弧，香水盆中浴凤雏。”在给孩子洗澡的同时，还郑重其事地在房内悬挂用桑木制作的弓箭，以示好男儿志在四方。欧阳修《洗儿歌》云：“翁家洗儿众人喜，不惜金钱散闾里。”亲朋好友也要欢聚一堂，慷慨解囊，共同寄托对新生儿的美好祝愿和殷切企盼。

苏轼在四十五岁时喜得一子，却另辟蹊径地写了一首《洗儿戏作》：“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惟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”尽管这已经是他膝下第四个儿子，不必再有初为人父时那般不切实际的遐想，可是他居然有悻悻地希望孩子日后愚笨鲁钝，还是难免令人感到惊诧。年少成名并被文坛宗主欧阳修寄予厚望的东坡，初入仕途就因为与王安石政见相左而被卷入党争，随后更由于直声言论以致因言获罪，虽然侥幸保全性命，仍然在年逾不惑之际被贬至黄州。默念平生所经历的宦海风波，不由得五味杂陈，感慨系之。这首诗只不过是一时兴起的游戏笔墨，用诙谐调侃的口吻来宣泄内心的抑郁愤懑。好在孩子的母亲正是他宠爱的侍妾朝云，早就知道丈夫性情疏狂不合时宜，对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风格也司空见惯，想必不会为此见怪愠怒。

苏轼为这新生儿起名为馥，小名幹儿——前者源出《周易·遯卦》，卦辞有云“好遯，君子吉”，谓君子隐忍谦退而能获福报；后者当来自《周易·蛊卦》“幹父之蛊”，指子嗣承袭父业而堪当大任。不经意间，这似乎透露出身为人父的矛盾心理：既希望孩子能够以己为鉴，就此明哲保身，又期待他克肖乃翁，甚至青出于蓝。不幸的是第二年这孩子就因病夭折，东坡又有《去岁九月二十七日在黄州生子，名馥，小名幹儿，欣然颖异。至今年七月二十八日病亡于金陵，作二诗哭之》，不厌其烦地缕述孩子在世时的点滴琐屑。其中提到“幼子真吾儿，眉角生已似”，面容神情竟然已经有几分酷似自己；尤为令人惊喜的是“黠跖逐书史”，“摇头却梨栗”，尽管尚在蹒跚学步，可是已经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濡染，更偏爱经史典籍而不再耽玩食吃。如此颖异非凡却横遭挫折，确实让中年丧子的东坡痛彻心扉而情难自己。先前“惟愿孩儿愚且鲁”的祝语虽是有寄托的佯狂之言，此刻回想起来又多么希望能够“一语成谶”啊。

这首兼具自嘲和讽世意味的《洗儿戏作》，在后世引发了不少感同身受的共鸣。清人成书就曾摘取其中字句稍加点窜，櫟括进自己的《洗儿》诗里。他对着呱呱啼哭的娇儿浮想联翩，“谬传英物啼颇肖，愿到公卿蠢不妨”，“殷勤嘱尔无灾难，好待分甘上画堂”，满怀欣喜地盼望他一帆风顺，位至公卿，父母也能由此安享富贵荣华，就算这孩子蠢劣不堪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诗中表达的意思虽然颇嫌浅陋鄙俗，但也确实道出了不少为人父母的真实心声。

亦步亦趋地沿袭仿效，可供引伸发挥的余地毕竟有限。有些诗人索性将此作为参照比较的对象，各出机杼而推陈出新。明人陈全之《蓬窗日录》逐录过理学家杨廉的一首打油诗：

“东坡但愿生儿蠢，只为聪明自占多。愧我生平愚且蠢，生儿何怕过东坡。”在他看来，苏轼正是吃了太过聪明的亏，才会转而祈盼孩子可以过上平凡人的生活，而自己也足够愚钝固陋，又何必为此庸人自扰？晚明林希元有一首《四儿满月，张净峰以东坡洗儿诗相贺，因成一绝以答之》：“庭竹偶添栖凤枝，忽承坡老洗儿诗。未闻公相皆愚鲁，我滞天涯自数奇。”兴许同样是为了庆祝第四子的降生，所以朋友故意借用苏轼的诗来逗弄调侃。不料他见状立刻反诘道，那些出将入相的毫无疑问都精于算计，怎么会天资愚鲁、不善经营呢？随即黯然神伤，嗟叹自己命途多舛，时运不济。清初张毛健有一组《洗儿》七绝，在自注中就声明第五首是“反东坡《洗儿》

杨 蕉

诗意”之作：“生儿愚拙到公卿，坡语伤时未近情。世上只今都恶拙，阿奴碌碌是聪明。”直言东坡所云虽缘于感伤时势，却未必切合世情。《世说新语·识鉴》称周谯（阿奴）貌似庸碌无能，反倒全身远祸，远胜于两位才高名重的兄长。诗人借此针砭崇巧恶拙的人情世风，而极力赞许韬光养晦的处世之道。清末吴振棫在《洗儿》中也同样质疑过东坡当年许下的心愿：“便到公卿庸是福，任嘲豚犬总生怜。”纵使孩子日后位高权重，也未必就是福佑所至，而即使位卑身贱，父母对他的疼爱还是始终不渝的。

在诸多与苏轼立异较量的诗作中，影响最深远的当属属明清之际钱谦益的《反东坡洗儿诗》：“坡公养子怕聪明，我为痴呆误一生。还愿生儿黠且巧，钻天蓦地到公卿。”就形式而言是步韵奉和，从内容上讲则处处立异。诗人承接干载，仿佛正与东坡促膝相对，往还商讨。他慨叹自己未能审时度势，不善投机取巧，终致误尽一生，于是希望孩子能够引以为戒，切莫重蹈覆辙，为了达到目的完全可以不择手段，百般钻营。钱谦益其实聪明绝世而又负气好胜，可早年就被拟为“浪子燕青”并列入东林党籍，因此在政坛上屡遭困顿。诗中所述显然是有感于晚明士风颓丧，一时激愤痛切的反语。苏、钱两位针锋相对，很快就激起旁观者的勃勃兴致，继续以次韵唱和的方式予以评判调停。年轻时曾蒙钱谦益青睐的吕留良在《东坡洗儿诗，牧斋作转语和韵，皆讥言也，因作正解和之》中就另树新义：“养儿须令极聪明，奸黠痴顽误后生。总是聪明都未透，沾沾止为一公卿。”他指出教育孩子理应发蒙振聩，令其日渐聪明，绝不能让他们误入歧途，陷于狡诈奸猾，或是安于痴憨顽劣；紧接着又再下转语，认为不能将目光局限于封侯拜相而沾沾自矜，更应该开拓心胸，凭高放眼。李伍漠在《瑶湖刺语》中对苏、钱二诗也深有感触，继而“戏为口占”一绝：“养儿何但论聪明，恃却聪明误一生。博学雄才轻德性，翻来覆去在公卿。”他强调培养孩子不能只注重才智的启迪，而轻忽品性的涵养，否则就如同那些翻覆无常的衮衮诸公，最终机关算尽，依然难逃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下场。

洗儿诗原本容易流于圆滑世故，更免不了陈陈相因。苏轼不甘蹈袭旧轨，尝试去借题发挥，以稍纾胸中积郁。后人在运思之际受到启发，而又纷纷攻其一点，以求翻案出奇。每位诗人经历不一，体验各殊，使得诗中意趣百态纷呈，或愤世嫉俗而张狂其言，或反躬自省而自怨自艾，或舐犊情深而安时处顺，或正襟危坐而语重心长，为这似乎早就乏善可陈的旧题材注入了不少新生机。然而仔细涵泳玩味一番，在这众声喧哗的交错纷繁中，恐怕又有些殊途同归的地方：不管诗中寄寓着怎样的祝福和期许，还在襁褓之中的懵懂小儿哪里能领会得到，背后所隐藏的还不还是成年人种种欲说还休的焦虑、茫然和无奈吗？

领悟到金线的宽窄、气韵流畅十分重要，就像书法中的勾连线条一样，“写成了楷书就嫌板滞，灵气全无；写成了狂草就过分飘逸，也与花瓶安宁稳健的形态有所不符。”

想来想去，那条金线必须像青草的连笔一样有弹性、有顿挫、有呼吸。这样看似气若游丝的线，表现出破裂时千钧一发的细响，又表现出破镜重圆前的挣扎，相当考验金缮创作者的手上功夫。

花这么多精力来修复一件残破的陶瓷，是因为它们有文物价值吗？不见得。送来请小邓金缮的老陶瓷，很多都是器物的主人家传的纪念品，祖母或外婆走后，留下她们当年在老家结婚时的陪嫁陶瓷，磕掉了碗口或壶把上的一点瓷，主人仍然舍不得丢弃。小邓的手艺让这些承载着家族历史的老陶瓷得以焕发青春，让后辈有机会在一茶一饭间与之相伴。

那是一种契机，让漂泊的都市新生代，生出根的感觉。



『文汇报』
微信二维码